■ 朱　煦

做大医保“连通器”

连通器是一个物理概念，指底部相连的几个容器，注入同一种液体，在液体不流动时连通器内各容器的液面始终在同一水平面上。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村医疗两项制度，就好比是连通器把两个池子的水接通，达到城乡居民医保水平的公平一致。

新农合建立13年来，基本覆盖了中国全部农村。去年10月，我在四川乡下听一位农民讲，他在乡卫生院做胆结石手术，个人负担不多，住院时间短，愈后效果好，非常满意。他对我讲，这在以往，农民可以在家门口做手术并且可以报销是不能想象的。

当然，医保的整合仅仅是第一步，还将涉及从地县统筹到省区市统筹，从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整合到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整合。由于各地公共财政实力有差距，医保的报销范围与报销水平参差不齐。

我一位朋友的母亲患白内障，考虑到孩子在北京工作，就来到北京来做手术。可经过反复咨询，老人在家乡的医保还是不能给她报销，这就涉及医保的异地就医报销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医保还会涉及转移接续的问题。这几年在大城市打工，过几年可能回到老家去务农，跨地域如何衔接就需要更细致的制度安排。

一方面，在大城市可以享受到医保的结算便利，看病只需支付自费部分，不用像过去那样先垫付后报销。可另一方面，在智能支付技术被广泛应用的当下，医保的报销系统还不能完全和医院的移动端收费系统无缝衔接，医保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升级尚有许多可为空间。

在接下来的努力中，把医保这个“连通器”做的更大、更通畅、更有效率，是公众所期盼的。“大”就是要提高统筹的级别，“通畅”就是要实现转移接续、报销的快捷方便，“有效”就是要把医保资金用在最有效的医疗服务中，挤出水分，让医生的价值得到充分承认。

医保报销故事多

所谓“城乡医保并轨”，是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并轨。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分别实行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套制度。日前，《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简称“意见”）发布，明确提出将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整合，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至此，城乡居民医保并轨大幕正式拉开，未来“三保合一”、调整医保个人缴费比例甚至社保费率整体降低等改革也都不再遥远。

据报道，以前，在同一所医院看同样的病，持有“城镇居民”和“新农合”两种不同医疗保险的人，所用的药品、做的检查、花费以及报销水平等明显不同；而城乡医保并轨后，“农村人”也将拥有“城里人”相同的医保，即3000余种报销项目、400家左右的定点医疗机构、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生育报销待遇，而并轨前参加新农合的农村人口，不仅仅在看病时报销比例低，更是在进城看病方面承担着非常大的生活压力，尤其进入省级以上三甲医院看病时，报销比例更比城镇居民要低不少。

这无疑是农村居民的福音。

那么，在现有的医保体制下，城乡百姓是如何看病报销的呢？他们都经历了哪些难忘的时刻？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城镇医保案例

效率还得提高

■ **吴明枝**　93岁，四川乐山退休工人

我退休30多年了，身体之前还算硬朗，多年来一直切身体会着无病的幸福和身心愉悦。但终究岁月不饶人，2000年前后，随着年岁渐大，我就开始小病不断，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个季度，就会生场病住住院，成了我们社区医院的“常客”。

老伴过世得早，子孙辈都还算争气，先后都落户大城市工作生活，孩子们时常想接我去他们家长期生活或者短住尽尽孝，我都婉言拒绝了——最关键的是，我的医保由楼下的社区管理负责核算，每次住院后，都在区里定点限时报销，一条龙服务，一旦稍稍走远，麻烦事就多了。

记得2013年国庆前，女儿把我接到邻县她家里，那几天变天、温差大，由于感冒加上常年的心脏病，第二天下午我就被送进县人民医院。几天后出院了，累计费用3000多元。当女儿拿着我的医保卡去结账办理出院手续时，医护人员却解释说，虽然是同一个地级市内范围的医保卡，但由于本县和我户口所在区县的医保信息当时尚未联网，因此不能在该医院和县城享受减免和报销政策，只有依照原额付费，凭借收据回到我所在社区开证明盖章后，再去我户口所在区县定点限时报销。

原本节假日生病就不爽，一听这话，更是让我母女很不开心地离开医院。几天后，女儿送我回家。大概是因为异地就诊吧，在社区和区县办事处往返跑了几趟，偏偏他们效率不高，前后耽误了几天时间，才勉强把费用核算报销下来。从那以后，我和子女都吸取教训了。我一般都不出远门，即便去子孙家里看望，也都一两天就回来，而且还时刻留意，预防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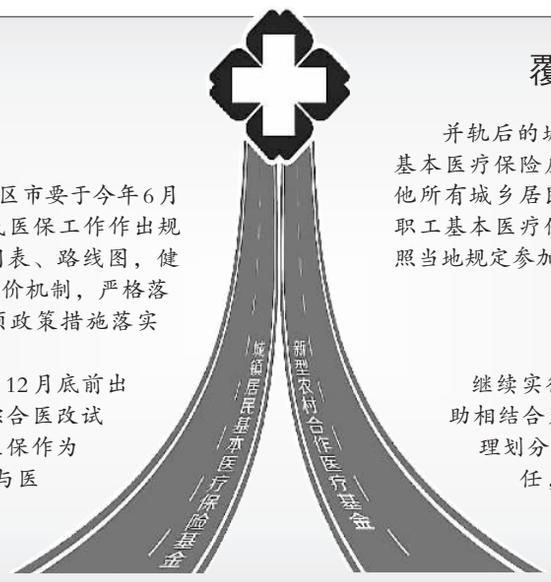
我的年岁已高，生病住院吃药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经历，其实像我这样的老年人看病就医报销时，时常不得不忍气吞声，尤其是一些农村户口的老人，进城享受医疗服务更加坎坷艰辛，加之程序手续繁琐，有些基本权利都无福消受，吃尽了哑巴亏。真切希望相关部门提高效率、真心为民，让所有老人健康快乐颐养天年。

黄自宏整理

城乡医保整合时间表

意见要求，各省区市要于今年6月底前对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工作作出规划和部署，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健全工作推进和考核评价机制，严格落实责任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各统筹地区要于12月底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综合医改试点省要将整合城乡医保作为重点改革内容，加强与医改其他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快推进。



覆盖哪些人群?

并轨后的城乡医保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农民工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困难的可按照当地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如何筹资?

继续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主的筹资方式。合理划分政府与个人的筹资责任，在提高政府补助标准的同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

便民深得人心

■ **梁淑珍**　吉林省长春市　退休职工

我是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自享受医保以来，也就是有点儿小毛小病啥的，买点儿药吃吃就好了。

去年，我已经过了花甲，随着年龄的增长，病魔缠身：心脏出了问题，走路心慌胸闷，有时还伴有心绞痛。我仍然没当一回事儿，可是孩子们不干了，非得让我去医院检查不可。到了市医院，经检查确诊为冠心病，要求住院治疗。当时我想，住院倒是可以，可是花一大笔钱不说，到报销医药费时就麻烦了。

我犹豫着不想住院，可孩子们交了1万元押金硬是办了住院手续，在长春医大一院住上了院。又是做心电图，又是超声波，还有心脏造影，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挂吊瓶打针，加上口服用药，住院十几天，症状好转了。我要求出院，大夫查看了病历，也同意出院。

孩子们拿着出院手续到结算窗口结账，结果报销回现金9000元，我自己实际只花了1000元。没想到享受医保这么方便，报销这么简便。我不仅心脏病好了，心情也更好了。

我希望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后，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公平的医疗保险待遇。

陈希国整理

没了后顾之忧

■ **卢江月**　黑龙江省林业设计研究院员工

我在外奔波20多年。由于妈妈的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一条腿已经萎缩得几乎不能走路，寻医问药多年后，最终被医道精湛的中医罗建平大夫治好。眼见父母都已年近80岁，身体欠佳，于是我毅然选择返乡，照顾二老。

突然有一天，妈妈早起感到很不适，胸闷、迷糊加恶心。因为当年爸爸脑梗住院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非常担心，蹲下来轻声对妈妈说：“我们去医院吧！”妈妈忍着难受说：“没事的，一会儿就好了。”我知道妈妈是怕去医院住院花钱，因为她认为每天都会花费几百上千的医疗费。 最终妈妈被我劝往医院。住院期间，妈妈总是询问我医疗费花了多少，能不用的药就不要用，能选择便宜些的药就选择便宜的，能住更便宜的病房就住更便宜的病房……

半个月后，出院的妈妈更是问不停：花了多少钱？等到结完了账，妈妈终于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之前办理的医保卡给支付了70%的医疗费用。

所以当第二次出现心脏不适的情况时，妈妈立刻就去住院治疗，因为此时她的顾虑已经解除。妈妈高兴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政府为咱们家解除了后顾之忧。

新农合案例

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
脚木足乡大西村　村民翠香

不用为报销跑腿了

■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文/图

◀ 护士在为翠香老阿妈点眼药水。

1月19日，四川省会成都的天一如往常地阴沉着，雨似下非下。得知天气如此，75岁藏族老阿妈翠香躺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不停地唏嘘：“我们高原的天总是蓝天白云，比这里敞亮。”

从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市脚木足乡大西村赶来，老阿妈还没好好端详过成都的天就被推进了手术室。上午，她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此刻，左眼蒙着纱布、外面又罩了一个塑料眼罩的老阿妈，热情地跟同室病友聊着天。

“去年，两只眼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起初还以为年岁大了，老眼昏花了。年底到阿坝州医院检查，大夫说是得了白内障，要做手术。”老阿妈说着，指了指右眼，“这只眼也要做手术。”

白内障手术后需要植入人工晶体，阿坝州医院技术条件有限，医生建议老阿妈转到内地三甲医院做手术。老阿妈说，比起医疗条件，她更担心手术费用问题。去年她在州内刚治疗过膀胱炎，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她回忆道：“女婿跑了几趟才办下来。”

这回来成都，老阿妈的女婿又专门去市卫计局咨询过，得知成都有些医保定点医院可收治外地患者。老阿妈不放心，又让女儿去州医院打听成都哪家医院眼科好，收费合理。

“你来对了，成都三医院眼科在西南地区很有名气。”病友是“老成都”，知道医院的底细。

正聊着，护士长秦岭进来查房，听到这话题，插话说：“我们医院是四川省第二批定点医保医院，能给异地参保人员即时结算，非常方便。外地患者凭当地医院开的转诊单，只需用医保卡登记、预交2000元就可办理入院手续。出院时，新农合报销部分自动扣除，自付费部分多退少补。”

听到这消息，老阿妈心上的石头终于放下了：“这下不用急着为手术一下子凑那么多钱了，也省了为报销跑腿。”

新疆伊宁市达达木图乡
达达木图村村民　古冉丽努尔·依拉宏

给农牧民幸福加码

■ **徐　励**　文/图

1月18日。冬日正午的阳光暖暖地透过玻璃照在古冉丽努尔·依拉宏的脸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保养，古冉丽努尔·依拉宏的身体很快恢复起来。逗着1岁多的小儿子，古冉丽努尔·依拉宏满脸微笑。“现在能带孩子、做家务，还可以喂牛了，多亏参加了新农合，不然不敢想这场病怎么治好。”说起一年前生病的事，古冉丽努尔·依拉宏依然心有余悸。

今年40岁的古冉丽努尔·依拉宏是新疆伊宁市达达木图乡达达木图村村民，2014年11月，在生育二周后得了严重的静脉血栓，古冉丽努尔·依拉宏用不流利的汉语说：“当时全身都肿得大大的，很痛还不能动弹 。”她家里收入不多，除了五分田和喂养的几头牛，主要靠丈夫四处打零工维持家用。家里刚添了一个孩子，需要花钱，她又生病了，把丈夫吐鲁逊买买提 ·吐鲁汗急得没办法。从乡里到市里再到州级医院，最后转入自治区人民医院，夫妻俩才明白这可是一个大病啊。

吐鲁逊买买提·吐鲁汗到处借钱给妻子治病。村干部得知后告诉他，他的媳妇参加了新农合，可以报销，让他带着病人放心去治病，并帮忙办理转院手续。“那个时候，对新农合不太了解，只知道一点点，比如看病拿药可以在乡医院报销，可在大医院怎么报销，这么大的病怎么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吐鲁逊买买提 ·吐鲁汗说，当时是一头雾水地带着妻子去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几个月后，古冉丽努尔 ·依拉宏出院，他去办理出院手续才知，治病总费用13万多元，新农合报销了9万多元，他实际只支付了4万多元，加上新农合针对特殊病困人员实行特殊照顾，还少交了部分押金，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困难。“我一个农民，一下子哪有十几万，幸亏有了新农合。”吐鲁逊买买提·吐鲁汗说：“报销完后，还给我9000多元的退费，这钱刚好用来给老婆子买后面治疗的药。一年只交150元，给这么多保障，这都是国家给我们的好政策，我家人享受到了。”说着，吐鲁逊买买提·吐鲁汗又急忙转向村干部：“我今年也要入新农合，家里人都要交。”

据悉，目前伊宁市参加新农合医疗的农牧民共计14.2万人，平均参合率达到99.6%。

◀ 古冉丽努尔·依拉宏与小儿子在一起。